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印行

林義正著

虛懷若谷

虛懷若谷／林義正著—初版—臺北市
：國家文藝基金會，民80
64面；19公分，—（人文思想叢書；2）
ISBN 957-9683-01-8（平裝）

855

B825

80001788

發行人——郭為藩
出版者——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17號9樓
著者——林義正
審查——王心均
策劃——卓英豪
執行編輯——吳祖勝
設計——唐亞陽
承印——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初版

林義正著

虛懷若谷

序

郭為藩

一個國家的文化資產從廣義言，除了有形的文化資產，如古蹟、古物、民俗文物與自然景觀外，尚含攝無形的文化資產，如倫理思想、生活哲理與道德規範等。有形的文化資產會隨時間的流逝而風化、毀壞；無形的文化資產亦常隨時代的更替與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漸被忽視、曲解。因此，任何文明國家對其先民遺留的文化資產莫不加以珍惜整理與有效的維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了維護與宏揚我國文化資產，自民國七十二年即著手陸續編印了一套「文化資產叢書」，其內容主要在介紹中國的傳統文物，較偏重在「有形」文化資產的發抒。此次，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更從闡揚「無形」文化資產的角度，邀請專家學者就各自研究領域，撰寫系列短文，編印「人文思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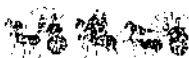
本叢書編印之目的，乃是以中國人過去的生命哲學，生活體驗、生觀及倫理價值為題材，以現代中國人合理的生活理念，詮釋及闡揚中國人傳統優美的人文思想與道德觀念，導引出現代社會人所需具備的生活態度與生活價值，使國人在潛移默化中，體認到中國文化的內涵與精神及其時代之意義，從而提昇國人生活品德，敦厚社會風俗。

有形文化資產的維護與無形文化資產的闡揚，是傳承與創新先民文化遺產之重要途徑，期望藉著專家學者之卓論及本叢書之出版宣介，讓我們的青年學子及社會大眾瞭解到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固有倫理道德之精髓，並於日常生活行為中實踐履行，以建設合乎現代社會「有人文、重倫理」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提振國民精神，彰顯社會理想，使我們的國家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同時，能真正走上「文化大國」的大道。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







一、引言

日前，曾受國際社會譽稱「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它的經濟發展奇蹟令我們感到自豪；可是，若由當下社會所曝露的諸多亂象看來，又不得不令有心之士感到憂心忡忡。針對這些亂象，有人診斷說：「這是四十年來，政府偏重科技與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人文與社會的投資所造成的。」（註1），有人診斷說：「這是長期戒嚴，特權專擅，政治失衡所致！」（註2），有人診斷說：「目前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轉型期，不免呈現文化失調與規範失序，故亟待每個人的心理調適。」（註3），以上三種說法雖不足以窮盡其原因，但大致上是抓住要點的，也就是在肯定科學發展的前提下，未能同步關注民主與倫理的體現之故。因此，要解決臺灣目前的問題，追根究底還是徹底實現中國現代化（註4）。中國要現代化必須貫徹倫理、民主、科學三者平衡而一體的發展，但是，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彌補過去偏重科技與經濟發展的缺失，宜加強落實民主制度，重

視人文之價值理想，疏導屬於自己生命本根的文化傳統。這項迫切的工作，有賴於政府當局積極地推動與民間知識份子普遍地參與，始能成功。

從歷史上的諸多改革經驗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是其中有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往往被忽略了，那便是一顆「虛」的心。以此心爲出發點，始能在諸多病象中，準確地診斷出病因，開出對症的藥方，確實地服用，等恢復健康之後，也要懂得調養。近百年來，我國在現代化的路途上一直舉步惟艱，踩不穩腳步，搖晃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洋之間，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心已失去了虛靈觀照的特性，它早已被外在的船堅砲利所震住，被外來的學說所迷惑，被自己的成見所障蔽，看不清時代發展的趨向，僅恃著盲目的生存意志，妄行躁動。身爲當代的知識份子的確要有「虛」的功夫，解除「種族中心的困局」去認識世界，透過批判，重新肯定自己的傳統，如此，一方面加深自己的歷史意識，另一方面擴大自己的心靈疆界，才能展望中國的未來（註5）。

因此，本文以「虛懷若谷」爲題，就是要喚醒國人虛心地觀察世界，反省自



七五七





己，作者認為「虛」是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基點。以下，首先說明「虛懷若谷」這一成語的來歷及其可能的含義，接著藉孔子與老子相會的故事來說明為什麼我們的心須要虛，然後深入考察「虛」概念的流變及其體系的建立，最後是虛懷若谷的諸典型。

二、「虛懷若谷」一辭的來歷及其含義

我們從一般辭書上的記載，知道了這個辭在十三經經文中是沒有的，頂多只有「虛懷」，在含義上，像「虛心」「虛己」算是最相近，甚至是相同的了。《文選》中有篇南朝梁沈約著《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的文章，曾有：「虛懷博約，幽關洞開」之句，唐朝韓偓著《玉山樵人集漫作》詩之二，也有：「汚俗迎風變，虛懷遇物傾」等等，其中的「虛懷」是指為人襟懷寬大，虛心謙退，也就是虛心的意思。《莊子·漁父》記載：「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至教，敢不虛心？」，又《山木》上說：「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凡所說虛己、虛心都是指人心不自滿或毫無成見的修養。這種修養在《老子》書裡往往用形象化的字眼說出，那便是「谷」，說人的心像山谷一樣地虛納百川，便成最高的德行，所以說：「上德若谷」「曠兮其若谷」，尤其身為領導人物，更要有「為天下谷」的涵養；有時，老子還覺得谷不夠，更推至江海，他認為江海比川谷更能以卑下自處，「故能為百谷王」。老子又說過：「上德不德」「上德無為」，表明最高的德行在於有德而不自誇其有德，達到至虛無為的境界，凡此無非是前面所說的虛心。因此，我們認為老子的這個思想當是這一成語最明顯的來源了。

「虛懷若谷」這一成語主要表明為人要有「虛」的涵養。「虛」的概念在我們的文化裡頭，幾乎與「仁」同等重要而且普遍。它在日常生活的用語中，常與「靜」「無」「寂」「沖」相互解釋，幾乎是同義，有時也常合成一詞，如「虛靜」「虛無」「虛寂」「虛沖」，與其他「太虛」「虛素」「沖虛」「謙卑」「無極」「無為」「樸」「損」等語表現道家思想，「虛靈」「謙虛」「謙讓」「



「禮讓」「謙」等表現儒家思想，「虛空」「寂靜」「寂滅」「無心」「寂」「空」等語表現佛家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虛」作為哲學用語，淵源於先秦道家，再介入先秦儒家、法家，顯揚於黃老，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大乘佛教空宗輸入的橋樑，此後，在宋明道學中也佔有相當的份量，如今，它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人格修養的成分。如果我們不必拘泥於表面的字眼，凡是在我們的歷史中，有類似勸人戒滿戒驕，禮賢下士等例子也納入此「虛」之外延的話，那就不當只溯源於先秦道家，而應該推至遠古以來人類懂得如何持盈保泰，如何自我超越的時候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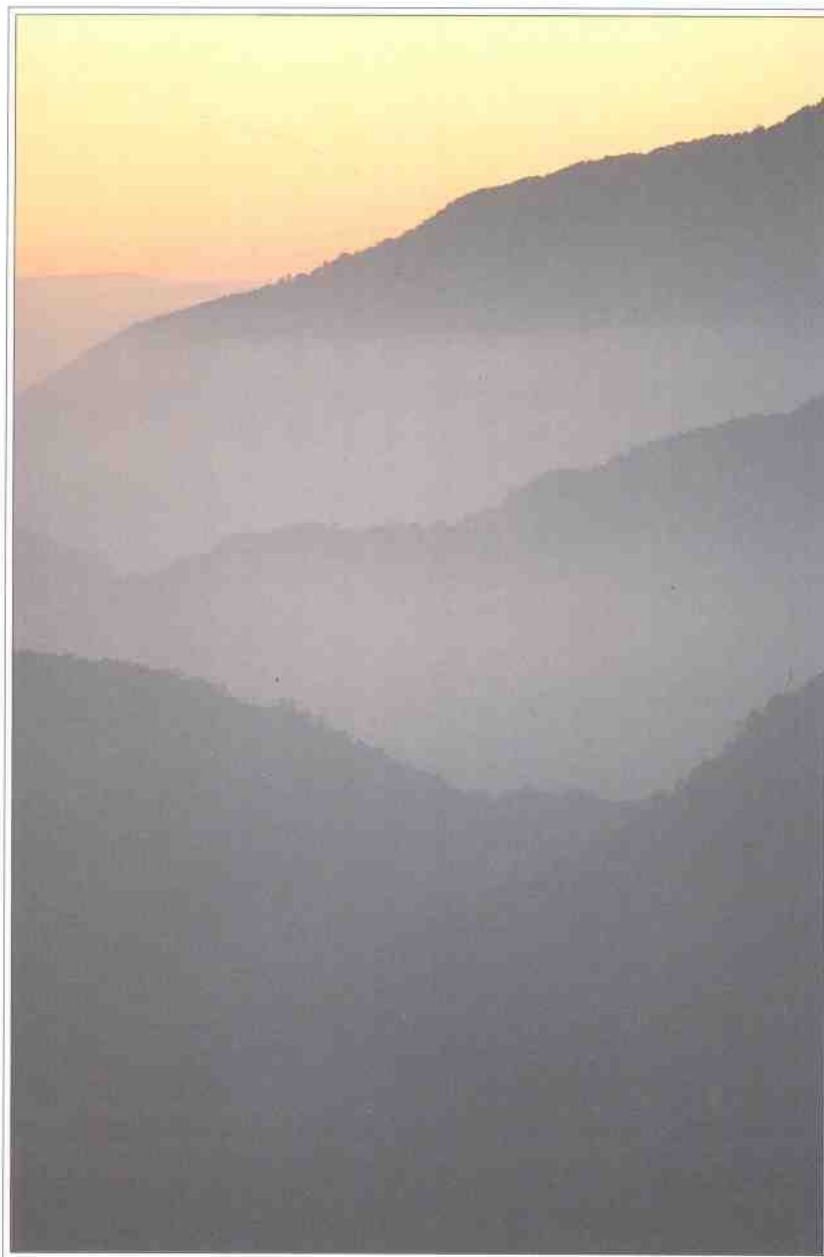
三、孔老之會隱藏生命自我超越的智慧

孔子在後世被推崇爲聖人，因爲他一生都能作自我超越。他自己曾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6）孔子一生好學不已的精神，只要我們讀一讀《論



語》就能感受得到。但是有一件比較有爭議的事，便是孔子入周請教老子的事了。大約就在孔子四十歲前後吧，魯國君資助他車子一輛，馬二匹，僮僕一名，便起身到京師，從事參觀訪問。他考察了當地的禮制、文物、典籍，同時也拜見了當時中央博物館的負責人——老聃，彼此交往密切，曾經一同協助巷黨人家辦喪事。在交談過程中，或許孔子顯出博學而略帶驕氣，老子便向他說：「你所說的人，他的身子連骨頭早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論還在。況且一個君子，得明主任用，就駕車而事，不得時，就像蓬一樣地流移而行。我聽說：會作生意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一個君子身具盛德，其言行謙退，有如未曾受過教育的人。好好消除你身上的驕氣和過度的欲望吧！態色的造作與欲望的過度，二者對你都沒有什麼好處。我所要告訴你的，就是這些罷了。」（註7）

孔子在京城一段時間之後，返回魯國。行前，還念念不忘老子，特地前來告辭，老子見他來，顯得很高興，比上一次見面時和氣多了。臨行，老子親自送到門口，說道：「我聽說，富貴的人以錢財送人，仁德的人以嘉言送人。我不是富貴的





人，就冒充仁德的人，送你幾句話吧：聰明深察而招致死亡的，盡是些愛好議論是非的人；博學雄辯而致身危的，盡是些揭發人家壞處的人；爲人子女的，應該孝順父母，不該只爲自己設想；爲人臣下的，應該心存君上，不能只顧自己本身。」（註8），返魯之後，孔子回憶起這位給他勸告與贈言的老者，一直覺得他的話含藏著無比的智慧。在學生們問起對老子的印象時，他似乎望著天空，然後說：「鳥，我知道牠能在天上飛；魚，我知道牠能在水中游；獸，我知道牠能在地面上跑；在地上跑的，可以用網逮到牠；在水中游的，可以用線釣住牠，在天上飛的，可以用箭射下牠；可是至於龍嗎，我卻無法知道究竟牠是如何乘風雲上青天的。我當今見到的老子，大概就像龍一樣吧！」（註9）

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簡直是條龍，牠變幻莫測，虛而能實，實而能虛，能飛能潛。龍在中華民族的神話傳說中，是祥瑞的動物，用牠來形容老子，那是對老子的最高禮贊，與一般人對老子的印象，總是偏向潛、靜、虛、謙方面不同。就以前面老子對孔子的贈言來說，做人應該謙虛、自明、忘我三點，也有內斂的



傾向，不錯，這是對治語，它用來點化當下生命的遲滯、自滿與驕態，有了這一提醒，吾人的生命自我超越了，提升了。根據我們的研究，孔子自己說他「四十而不惑」，到底「不惑」個什麼？為什麼能「不惑」呢？為什麼到了四十歲才「不惑」呢？要理解這一連串的問題，恐怕不能忽略這件公案吧！孔子從十五歲開始立志學禮，到了三十歲便能獨當一面，此後十年間，他的智慧足以知人、知事、知物，但尚不免為欲望所迷惑而不自知，經老子這一點醒，就直通「知天命」的大道了。在《論語》裡，孔子贊美舜之「無為而治」、泰伯之「三以天下讓」、伯夷叔齊之「逸」及他本身的「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與老子之「虛」教相通。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的空理透過老莊的格義，輸入了中國，然後綻開了禪宗的花朵，其思想雖宗主「空」而實亦「虛」，它顯出了具有中國道家風味的禪佛教。佛教破我法二執之「空」，禪宗「無念、無相、無住」之「無」，道家任運自然之「虛」與孔子絕四之「毋」，雖各自有他們所要成就的人格典型，但是，透過以上功夫來提升自我之生命是一致的。如果我們不必太拘